

1978年九十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就组织了一个大型作家访问团去大庆、鞍钢、开滦和玉门参观访问,历时一个多月。这是“文革”后也是多年来少有的一次大规模访问,当时全国创作旺盛的中老年作家有50多人参加。山东是我和知侠。许多人是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后的重新相聚。我和艾青老师就是24年后的重逢。诗歌方面还有公木、苏金伞、芦芒、石英、包玉堂、公刘、饶阶巴桑、吴超、刘湛秋、李小雨等。

从北京登上北行的火车。我和艾青老师恰铺连铺在同一车座,入睡前一些熟友在一起说话。相叙中,我说:“艾青同志,你是全国大诗人,以后还是全国大诗人!”当时已68岁的艾老苦笑了一下。别的同志也似乎觉得此时此话说得还早些。

战时在沂蒙山家乡农村,熟悉了诗人的名字。1953年至1955年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二期学习时,与诗人面识。同学们说我是标准的山东大汉,可艾青这浙江大汉比我还高,我仰着头望他的方阔脸膛、大眼睛,他说话与走路都很和缓而从容,时有妙语连珠。一次座谈会,他开头就把气氛活跃了,他说:“我们写诗的都是些大孩子!”

访问团在艾芜、徐迟、刘剑青三位同志率领下,到了大庆就奔忙在参观学习中。有一天上午,自由活动,有作专题访问的,有在家写作的,我和艾青都未出去,艾青像早有安排地相约说:“苗得雨同志,今天上午到我那屋里坐坐。”不一会儿,我去了。两个沙发相挨。他说:“那天晚上,你说那话呀,叫我不好回答,我跟你们不同,你们身上光有一条黑线的影子,我还有个右字哩,到现在不少地方还不敢发我的诗。”我说:“我见了《文汇报》发的一首《红旗》。”艾青说:“那是偶尔。但我喜欢你爽直的勇气!”他带着回忆的长思说:“我比你大22岁,你今年整46岁,高瑛比你小一岁……你们早认识。”说到这里他附耳悄悄说:“人家都说我追的她,其实她追我更厉害哟!”说着他说起他们的恋爱过程,接着又说到以后的“同甘苦,共命运”,我会心地笑着听着。艾青经过了那样的坎坷,“大孩子”的性格一点也没变,恰恰他这个学生也是个变不了的“大孩子”,两相不留渣的对话都似好伙伴的真诚互相装在心里。我说:“我和好多诗

友,多年一直挂住你!”他说:“有好多年,人家都不称我同志了,‘四人帮’倒台的头一年,我回北京治眼疾,排着队,忽听一人喊艾青同志,我想可能是与我重名的,喊艾青又是同志,艾青早不是同志了。那人走过来,还就喊的我,上来与我两手相握,就说的你这句话,我感动得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回忆着,又思索着,忽然说:“那晚咱上了车,对面相坐一路,你同我说话中,我发现好像还有个什么东西咱俩没说

# 记忆

## 忆艾青

□苗得雨

开过。得雨同志,是不是?”我说:“不就是1953年那年诗歌形式问题讨论会,我向你开了一炮嘛!那是我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对老师的不恭敬!”他连说:“不不,我当时态度也有点不大好,我知道你们党小组会批评了你两个晚上。”我也连连说:“不不,我得向老师道歉!”他说:“你们那里请我去讲课,我一再表示不悦,到了那里,开头还说你们这里学生和老教师水平都不低,叫你们田间所长下不来台。”我说:“我坐最后一排听的,没敢坐前边。其实现在看不就是格律诗和自由诗之争吗?我多年也主要是写自由诗了。”艾老笑了:“咳!怨我们都是大孩子!”我说:“这件事和你后来政治上的坎坷没法比。你遭了那么大的难……其实那时虽然我开了老师的炮,以后几次活动,咱们见了以后,老师对我都还是很热情的,相比我更不对,见得那时年轻幼稚。后来我多年虽然没真戴上什么帽子,可挨整一次次也不轻,大帽子一时也戴过不少,磨练得老练多了!”

那次东北行,艾老跟我这样长长地谈了一次心。我佩服他胸怀的宽阔,佩服他诗人“真”而“直”的性格坚定地保持着。

还未经过新时期反思的那时,打倒“四人帮”才两年,诗坛气氛“左”的影响还很重,大家觉得诗歌创作要有生活、要有感情这样常识性的问题还是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庆、鞍钢的参观,使大家眼界大开,中间几次座谈会也使大家思路大开。在沈阳由《诗刊》社同志召集的与辽宁诗人两个半天的座谈会尤为热烈、活跃。辽宁的同志先纷纷发言。老乡晓凡说:“真是十八载老了王宝钏啊!当年的青年诗人今天都不年轻了,可今天的诗还真有些一切从头起,生活气息嗅到有点难啊,反映生活的问题还没解决好。”阿红说:“写诗要不要真实感情?有些诗是借来的材料,是仿制品!”接着老诗人方冰、卢狄都感慨道:“路子都一样,配料都一样。”一直还没有敞开心语话匣子的艾青,话匣子开了:“诗要从生活出发,要提高质量,要有自己的特点。”他说了这“三要”之后,就是形象、生动的妙语了:“一个人放一朵花,就不少,一人一朵,一千人一万人就是一千朵一万朵。诗,没有特点,没有个性,就不要写!浮肿的纸花没有水分,没有生命力。形式可以百花齐放,别人以为我是写自由诗的,其实也没自由到哪里去。我认为只要好,不管是什么形式。什么叫好诗?形象思维多点,读出点道理的。”讲到要有创造的勇气,艾青用了个比喻说:“英雄要打老虎,一张死猫皮还去拼,有什么能耐?”“不要千篇一律,要有胆量,不要人云亦云”。又一个“三要”后,幽默、诙谐更多了:“《平原游击队》,铿一敲‘平安无事噢!’《平原作战》,铿一敲‘没有事噢!’重复别人,是浪费纸张。要大胆讲一点真话,不敢讲真话,不如去扫扫垃圾。何必写诗呢?”老诗人苏金伞说:“我个人风格追求朴实无华。要那么多形容词干什么?”老诗人、诗论家公木说:“写诗总得有这四条:才、胆、识、力。”我发言也有艾青说的“纸花不香”,我说诗作者应当到生活的深水里去,深水有肥鱼嘛!要“生活里出诗”,不要“诗里出诗”,要使自己写的诗姓自己那个姓,路子要宽,风格要特,艾青同志说让英雄打虎别打猫,就得有这勇气,要给自己出难题,找难度,去战胜它!

大家越说越来情绪,两个半天,已超过了计划,却都觉得心里话还没说完。现在回想那次聚会,回想艾青那些话,再咀嚼一下,还很新鲜。此一行,诗人们都写了不少诗。此后见艾青的诗也接二连三地发起来,一个月以后的《在浪尖上》,两个月以后的《光的赞歌》……

现年96岁的曾敏之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他青年时代投身抗日文学运动,当过新闻记者,担任过香港《大公报》特派员和《文汇报》主笔,又曾任教于暨南大学,是原香港作联创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会长。他治学广博,古今交融,创作了大量意涵深邃的散文和诗词。诵读他的诗文,仿佛置身在一个风雨沧桑的时代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喜怒哀乐,风云变幻,其中有一双坚韧不拔的脚步,始终在追寻光明中跋涉前行。

年轻时代的曾敏之,是怀着献身报国之志走上社会的。他15岁当乡村小学校长,17岁在报刊发表文言小说。后来进入报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怀着那颗报效祖国之心,积极参与抗日文化活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国共谈判”期间,他写出了专访周恩来的长文《周恩来访问记》,文章甫一刊出,便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和政界。1945年初,重庆文化界著名进步人士,发表了要求实现民主纲领的《文化界时局宣言》,该《宣言》由沈钧儒、柳亚子、徐悲鸿、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312人联署,曾敏之名列其中。曾敏之始终以无私无畏的精神,与反动的腐朽势力抗争,1947年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下狱,被营救救出狱后,仍然用他的一支“常带感情”与爱憎分明的笔,坚持战斗在文化战线,不屈不挠,各尝艰辛而执著不悔。

半个多世纪以来,曾敏之先后出版了《文史品味录》《文史丛谈》《人文纪事》《望云楼随笔》《听涛集》《观海录》《诗的艺术》《望云楼诗词》《幽草集》等著作。作为一名学者型文化战士,他是在写作中战斗,为战斗而写作的。上世纪40年代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曾敏之便置身于众多进步的文化名流之列,为国民党的安危与前途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于国事蜩螗之际,以笔作枪,为抨击腐朽捍卫正义而呐喊。当他得知闻一多先生因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时候,义愤填膺,冒着生命危险,挥笔写下了《闻一多的道路》一文,在《大公报》公开发表,产生了极大震动。曾敏之先生不计个人安危、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感情真挚,爱憎分明,是曾敏之诗文的显著特点。他悼端木蕻良诗,其中一首云:“闻道非迟悟道先,平生风骨可称贤。精诚一剔除三害,愿引斯民傍日边。”端木写过《除三害》一剧,写的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人们的启示是:为民除害,便得人心,“人害”猛于虎,对于人为之害,若闭一眼睁一眼,或合谋放纵,或同流合污,必将遗害无穷,甚至导致亡国丧邦之祸。作者悼念良友,将感触延伸,想到正人君子之可贵,邪恶势力之必除,国家兴亡,由以系之。一腔爱憎之情,跃然纸上。

关注善惡是非,建构道德理念,不仅是哲学家的任务,亦是文学家良知的体现。曾敏之写过一篇《谈中庸》的文章,阐述中庸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产生与影响。孔子所谓“中庸”,本是作为一个道德观念提出来的,后经历代儒者的衍释,与孔子的原意已有相当距离,尤其封建道统的维护者,将其曲解,成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宋之朱熹,清之曾国藩,皆对中庸思想加以推崇发挥,用于社会政治范畴,有所谓“致中和”者。“致中和”何谓也?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折中调和”,要求人们各处其所,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不得冒越,以此来制造一个“太平和合”的世界。这样的“中庸”思想,虽然早已经过了诸如陆九渊、王夫之、鲁迅等思想家的批判,但近世以来却仍然有人将其奉为宝典。推行中庸思想者往往只讲“和合”的需要而不讲“和合”的条件,这就违背了历史辩证法。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与奴隶,是不能“和合”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和工人,也是不能“和合”的,除非他们消除了阶级差异,实现了利益平等,否则是不可能“致中和”,又岂能通过中庸之道达到“太平和合”的境界?曾敏之在文章中说道:“致中和的中庸……两千多年来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借口和麻痹人民精神的工具”,“如果唯读王阳明的学说,只看曾国藩的家书,并且相信他们那一套,是会大上其当的!”曾敏之的不盲从成说,不阿附权威,以独立的思考洞察是非,以战斗的心态遣意命笔,写得恣肆纵横,多有肝胆之气。

曾敏之的忧患意识是与他的爱国精神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表现的是一种向前看的担当精神。这种精神,是奋发向上的高瞻远瞩,而不是在忧患中低迷徘徊。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何涵养人文精神,如何摆脱金钱崇拜产生的负面影响,如何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如何以历史的辩证法与清醒的头脑,忧其所思,觉其所不觉,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实现真正的文化复兴,实现人民民主与公平正义,还需要人们作出艰苦的努力。曾敏之有见于此,在其作品中,往往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重于一切。作为诗人,他有着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学者,他又有着鲁迅那样直面惨淡人生的风骨,体现了他对于思想是非的秉持己见而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精神。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兴起了崇拜曾国藩之风,说什么“经商要学胡雪岩,从政要读曾国藩”。曾敏之在《从名臣传说起》一文中指出:“曾国藩之受人吹捧,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打败太平军……二是他保卫名教,尊崇孔孟之道……什么民族大义,是一字不提的!”这话一针见血,不禁让人们在思考中发出这样的疑问:打败太平军,挽救了清廷,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是好事,曾国藩确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楷模”;如果是坏事,他就是曾经被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就说过的,是“汉奸刽子手”。曾敏之对于这样颇有争议的敏感问题,从不依违其间,而是独抒己见,旗帜鲜明,表现了独立的人格与高尚的风范。

曾敏之在《京华杂咏》一诗中写道:“还期管乐回天地,霖雨苍生慰万家”。春秋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乐毅,革除弊政,施行新法,国家于是强盛。管仲治理齐国,“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也就是说,国家颁布政令要顺应民心,把百姓的心愿、百姓的需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管仲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得民心者得天下,有了人民的利益才有国家的利益。管子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是什么?就是礼、义、廉、耻。一个国家与民族,如果没有了道德信仰,没有了向义之心,没有了清廉的德操,没有了知道什么是羞耻的意识,如果这四种东西没有了,即使有着再多的财富,也是迟早要灭亡的,不是实体的灭亡,便是精神的灭亡。曾敏之的诗,既是对古代政治思想家的赞颂,更是对中华复兴的诚心期待。

今日之中国,已非古代可比,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霖雨苍生慰万家”的崭新气象,正如旭日之光,在神州大地灿烂升起。这是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

作家、艺术家,既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应当具有忧患意识,应当关心人民,关心国家命运。曾敏之先生爱国爱民,直面人生的风骨情操,正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的人文精神体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 印象

# 还期管乐回天地

——曾敏之先生的为人与为文

□穆陶

### 土地与生长

# 草原深处

□爱斐儿

对你,我频繁使用了辽阔这个词。

我喜欢深入你的腹地,站在一幅画面的中央,被青草环绕,听骏马的蹄声远去,看一群雄鹰追着云朵飞……如果世界是一本书,它现在就对我敞开着。

我就像一个追逐幸福的人,常常忽视自己的渺小与孤单,一眼看到草丛中的甜草根,被她不为人知的药香和甜蜜所吸引。

如果一颗心是花草的样子,她自然会找到自己的土壤和气候,把自己轻轻放下,再轻轻地绽放,把整个人间都放在自己的花香里。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坐在你的身边,可以读到无边的青草、云朵一样的毡房和羊群,读到一群有形之马跃过无垠的虚空,读到遥远的忧伤穿过马头琴……然后,沉默一小会儿,找到了它们安然的美。

在我的眼里,万物皆被冠以平凡之名,如马兰草、珠芽蓼、虎耳草、风毛菊……它们和我一样,心止于曦光和露水,同属安静的一族,却以不为人知的药性,丰富着你深刻的内容。

它们小小的身影依偎或者遥遥相望,就像一个孤独和另一个孤独的毗邻,又像一场寂静依靠着更大的寂静,彼此的沉默更像是无边虚空的一种安慰。

我常常将自己置身旷野之内,就像此时立身草原深处,退到所有记忆的后面,观看日月穿梭,也观看无稽的风声敲打苍茫和辽阔,却无法惊动草原根深蒂固的美。

对于无边的草原来说,是雨水带来了牧歌,是迎面相遇带来了离别,是生长带来了冬季,是漫长的冬季将它们化身火种,是火种带来了琴声与诗歌。



天边的云(油画) 柴作相 作



广告

本刊特稿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散文·随笔  
当代诗群

流光溢彩的童话……舟扬帆  
我的丈夫姚向前……郝炜华  
爱情行为……王保忠  
黑夜长于白天……季栋梁  
苏醒楼……何葆国  
在娘家做姑娘……杨继光  
春天里的酗酒者……普玄  
薄地……吴伟剑  
决绝之死……王族  
身体惯性……袁小平  
我那一碗羹……邵振国  
破窗……雪归

一叠手稿……张惠雯  
暗流……李达伟  
库克卡穆尔月夜……陈晓波  
土街……张建春

视线……殷常青  
夜晚……潘永翔  
春天来信……阿成  
雅俗……虎清明  
于寻常见奇崛(本期诗评)……王士强

二〇一四年第六期目录

主编:舟扬帆。副主编:赵宏兴。主管、主办:安徽省文联。  
社址: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6楼。邮编:230001。  
电话:0551-62885559。邮发代号:26-30。单价:15.00元。统一刊号:ISSN1005-7943。

诗歌月刊  
POETRY MONTHLY

2014年  
第十一期要目

本期头条  
杜绿绿的诗……杜绿绿  
杜绿绿的猜谜和侦探诗……周伟驰  
隧道  
黄灿灿访谈:枯燥使灵魂长智慧和善良……鲁毅 黄灿灿

先锋时刻  
沈方 懒懒 魔头贝贝  
国际诗坛  
K·塞奇达南丹(印度)诗选……任绪军译  
东南亚小诗大展之缅甸专辑  
转角 方角 号角 奇角 广角  
一角 云角 风角 海角 凌角  
现代诗经  
孙启放 王西平 郭珊 张璠 王静远  
陆健 张庆安 贡才兴 纪洪平 郭宝

散文诗  
安琪 北野 三色堇 王猛仁

诗版图  
湖南·艺术村诗群特辑  
江苏·成子湖部落诗歌特辑

诗人随笔  
随笔四则……苏北

主编:王明韵。邮发代号:26-176。单价:10.00元,免邮资。邮购地址:230001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六楼612诗歌月刊收。联系电话:0551-62888379。

欢迎订阅 收藏品读  
诗词曲赋 精彩纷呈

唯一的辞赋杂志  
国家级文学月刊

《中华辞赋》杂志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以刊登辞赋作品为主,同时发表诗词散曲楹联及书画作品,是唯一公开发行的辞赋类文学杂志。

《中华辞赋》国内标准刊号CN 10-1215/1,邮发代号为:82-780,每期定价20元。欢迎通过邮局订阅,欢迎投稿。

咨询电话:010-63328597  
联系人:马佳  
电子邮箱:zhonghuacifu@126.com

小说月报

2014年第十一期目录

中篇小说  
漆钧……陈应松  
人罪……王十月  
登塔……朱晓琳  
我绝不宽恕……慕容素衣

短篇小说  
万有引力……曹敬  
隐私之隐……曹军敏  
预备役……姚鄂梅  
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秦玲  
安娜……双雪涛  
草原……陈力娇  
余音……夏凯

报刊小说选目